

閱
微
艸
堂
筆
記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姑妄聽之四

觀弈道人撰

馬德重言滄州城南盜劫一富室已破扉入主人夫婦並被執衆莫敢誰何有妾居東廂變服逃匿厨下私語寵婢曰主人在盜手是不敢與鬪渠輩屋脊各有人以防救應然不能見檐下汝挾後窻循檐出密告諸僕各乘馬執械四面伏三五里外盜四更後必出四更不出則天曉不能歸巢也山必挾主人送苟無人阻則行一二里必釋不釋恐見其去向也俟其釋主人急負還而相率隨其後相去務在半里內彼如返鬪卽奔還彼止

亦止彼行又隨行再返鬪仍奔可止仍止再行仍隨行
如此數四彼不返鬪則隨之得其策彼返鬪則旣不得
戰又不得遁逃至天明無一人得脫矣婢已死出告衆
以爲中理如其言果併就擒重賞寵婢妾與嫡故不甚
協至是亦相睦後問妾何以辦此泣然曰吾故盜魁某
甲女父在時嘗言行劫所畏惟此法然未見有用之者
今事急姑試竟僥倖脫也故曰用兵者務得敵之情又
曰以賊攻賊

戴東原言有狐居人家空屋中與主人通言語致餽遺
或互假器物相安若比鄰一日狐告主人曰君別院空

屋有縊鬼多年矣君近拆是屋鬼無所棲乃來與我爭
屋時時現惡狀恐怖小兒女已自可憎又作祟使患寒
熱尤不堪忍某覲道士能劾鬼君盍求之除此害主人
果求得一符焚於院中俄暴風驟起聲轟然如雷霆方
駭愕間聞屋瓦格格亂鳴如數十人奔走踐踏者屋上
呼曰吾計大左悔不及頃神將下擊鬼縛而吾亦被驅
今別君去矣蓋不忍其憤急於一逞未有不兩敗俱傷
者觀於此狐可爲炯鑒又呂氏表兄言忘其名字先姑之長子也有
人患狐崇延術士禁咒狐去而術士需索無厭時遣木
人紙虎之類至其家擾人略之暫止越旬日復然其祟

更甚於孤携家至京師避之乃免銳於求勝借助小人
未有不遭反噬者此亦一徵矣

烏魯木齊叅將海起雲言昔征烏什時戰罷還營見厓

下樹樞間一人探首外窺疑爲間諜奮矛刺之

軍中呼矛曰苗

子蓋聲中石上火光激迸矛折臂幾損疑爲目眩然矛

之轉■
上地上皆有血跡不知何怪余謂此必山精也深山大

澤何所不育白澤圖所載雖多附會殆亦有之又言有

一遊兵見黑物蹲石上疑爲熊引滿射之三發皆中而

此物夷然如不知駭極馳回呼火伴携銃往則已去矣

余謂此亦山精耳

常山峪道中加班轎夫劉福言

九鄉有典以八人更番出京則加四人謂之加

班長姐者忘其姓山東流民之女年十五六隨父母就

食於赤峯

卽烏藍哈達烏藍譯言紅哈達譯言峯也今建爲赤峯州

租田以耕一日

入山采樵遇風雨避巖下雨止已昏黑畏虎不敢行匿

草間遙見雙炬疑爲虎目至前則官役數人衣冠不古

不今叱問何人以實告官坐石上令曳出衆呼跪長姐

以爲山神匍匐聽命官曰汝夙孽應充我食今就擒當

啖爾速解衣伏石上無留寸縷致挂礙齒牙知爲虎王

殺鯨祈免官曰視爾貌尚可肯侍我寢當赦爾後當來

往於爾家且福爾長姐憤怒躍起曰豈有神靈肯作此

語必邪魅也啖則啖耳長姐良家女不能蒙面作此事
抬石塊奮擊一時奔散此非其力足勝之其氣足勝之
其貞烈之心足以帥其氣也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
張太守墨谷言德景間有富室恒積穀而不積金防劫
盜也康熙雍正間歲頻歉米價昂閉廩不肯糴升合糞
價再增鄉人病之而無如何有角妓號玉面狐者曰是
易與第備錢以待可耳乃自詣其家曰我爲鴇母錢樹
鴇母顧虐我昨與勃谿約我以千金自贖我亦厭倦風
塵願得一忠厚長者託終身念無如公者公能捐千金
則終身執巾櫛聞公不喜積金卽錢二千貫亦足抵昨

有木商聞此事已回天津取資計其到當在半月外我不願隨此庸奴公能於十日內先定則受德多矣張故惑此妓聞之驚喜急出穀賤售廩已開買者至至不能復閉遂空其所積米價大平穀盡之日妓遣謝富室曰搗母養我久一時負氣相詬致有是議今悔過挽留義不可負心所言姑俟諸異日富室原與私約無媒無證無一錢聘定竟無如何也此事李露園亦言之當非虛謬聞此妓年甫十六七遽能辦此亦女俠哉

丁荔園言有孝廉四十無子買一妾甚明慧嫡不能相安旦夕詬詈越歲生一子益不能容竟轉鬻於遠處孝

廉惘惘如有失獨宿書齋夜分未寐妾忽褰帷入驚問
何來曰逃歸耳孝廉沉思曰逃歸慮來追捕妬婦豈肯
匿且事已至此歸何所容妾笑曰不欺君我實狐也前
以人來人有人理不敢不忍詎今以狐來變幻無端出
人無迹彼烏得而知之因熾婉如初久而漸爲僮婢洩
嫡大恚多金募術士劾治一術士檄將拘妾至妾不服
罪攘臂與術士爭曰無子納妾則納爲有理生子遣妾
則遣爲負心無故見出罪不在我術士曰旣見出矣豈
可私歸妾曰出母未嫁與子未絕出婦未嫁於夫亦未
絕况鬻我者妬婦非見出於夫夫仍納我是未出也何

不可歸術士怒曰爾本獸類何敢據人理爭妾曰人變獸心陰律陽律皆有刑獸變人心反以爲罪法師據何憲典耶術士益怒曰吾持五雷法知誅妖耳不知其他妾大笑曰妖亦天地之一物苟其無罪天地未嘗不並育上帝所不誅法師乃欲盡誅乎術士拍案曰媚惑男子非爾罪耶妾曰我以禮納不得爲媚惑儻其媚惑則攝精吸氣此生久搞矣今在家兩年復歸又五六年康強無恙所謂媚惑者安在法師受如婦多金鍛鍊周內以酷濟貪耳吾豈服耶問荅之頃術士顧所召神將已失所在無可如何瞋目曰今不與爾爭明日會當召雷

部明日矯再促設壇則宵遁矣蓋所持之法雖正而法以賄行故魅亦不畏神將亦不滿也相傳劉念臺先生官總憲時題御史臺一聯曰無欲常教心似水有言自覺氣如霜可謂知本矣

莫雪崖言有鄉人患疫困臥草榻魂忽已出門外覺頓離熱惱意殊自適然道路都非所曾經信步所之偶遇一故友相見悲喜憶其已死忽自悟曰我其入冥耶友曰君未合死離魂到此耳此境非人所可到盡同遊覽以廣見聞因隨之行所經城市墟落都不異人世往來擾擾亦各有所營見鄉人皆目送之然無人交一語也

鄉人曰聞有地獄可一觀乎友曰地獄如囚牢非冥官不能啟非冥吏不能導吾不能至也有三數奇鬼近乎地獄君可以往觀因改循岐路行半里許至一地空曠如墟墓見一鬼狀貌如人而鼻下則無口問此何故曰是人生時巧於應對諛詞頌語媚世悅人故受此報使不能語或遇焰口漿水則飲以鼻又見一鬼尻聳向上首折向下面著於腹以兩手支拄而行問此何故曰是人生時妄自尊大故受此報使不能仰而傲人又見一鬼自胸至腹裂罅數寸五藏六腑虛無一物問此何故曰是人生時城府深隱人不能測故受是報使中無匿

形又見一鬼足長二尺指巨如椎踵巨如斗重如千斛之舟努力半刻始移一寸問此何故曰此人生時高材捷足事事務居人先故受是報使不能行又見一鬼兩耳拖地如曳雙翼而混沌無竅問此何故曰此人生時懷忌多疑喜聞蜚語故受此報使不能聽是皆按惡業淺深待受報期滿始入轉輪其罪滅地獄一等如陽律之徒流也俄見車騎雜還一冥官經過見鄉人驚曰此是生魂誤遊至此恐迷不得歸誰識其家可導使去友跪啟是舊交官卽令送返將至門大汗而醒自是病愈雪崖天性爽則胸中落落無宿物與朋友諧戲每俊辯

橫生此當是其寓言未必真有然莊生列子牛屬寓言
義足勸懲固不必刻舟求劍爾

陳半江言有書生月夕遇一婦色頗姣麗挑以微詞欣
然相就自云家在鄰近而不肯言姓名又云夫恒數日
一外出家有後窻可開有牆缺可踰遇隙卽來不能預
定期也如是五六年情好甚至一歲書生將遠行婦夜
來話別書生言隨人作計後會無期悽戀萬狀哽咽至
不成語婦忽嬉笑曰君如此情癡必相思致疾非我初
來相就意實與君言我鬼之待替者也凡人與鬼狎無
不病且死陰剝陽也惟我以愛君韶秀不忍玉折蘭摧

故必越七八日後待君陽復乃肯再來有剝有復故君
能無恙使遇他鬼則縱情冶蕩不出半載索君於枯魚
之肆矣我輩至多求如我者則至少君其宜慎感君義
重此所以報也語訖散髮吐舌作鬼形長嘯而去書生
震慄幾失魂自是雖遇岩穴容曾不側視

王梅序言交河有爲盜誣引者鄉民樸愿無以自明以
賄求援於縣吏吏聞盜之誣引由私調其婦致爲所毆
意其婦必美却賂而微示以意曰此事祕密須其婦潛
身自來乃可授方略居間者以告鄉民鄉民憚死失志
呼婦母至獄私語以故母告婦怫然不應也越兩三日

吏家有人夜扣門啟視則一丐婦布帕裹首衣百結破
衫闖然入問之不答且行且解衫與帕則鮮粧華服艷
婦也驚問所自紅潮暈頰俛首無言惟袖出片紙就所
持燈視之某人妻三字而已吏喜過望引入內室故問
其來意婦掩淚曰不喻君語何以夜來旣已來此不必
問矣惟祈毋失信耳吏發洪誓遂相嬲婉潛留數日大
爲婦所蠱惑神志顛倒惟恐不得當婦意婦暫辭去言
村中日日受侮難於久住如城中近君相數楹便可託
庇蔭免無賴凌藉亦可朝夕相往來吏益喜竟百計白
其寃獄解之後遇鄉民意甚索漠以爲狎昵其婦愧相

見也後因事到鄉詣其家亦拒不見知其相絕乃大恨
會有挾妓誘博者訟於官官斷妓押歸原籍吏視之鄉
民婦也就與語婦言苦爲夫禁制愧相負相憶殊深今
幸相逢乞念舊時數日歡免杖免解吏又惑之因告官
曰妓所供乃母家籍實縣民某妻宜究其夫蓋覲愆惡
官賣自買之也遣拘鄉民鄉民携妻至乃別一人問鄉
里皆云不僞問吏何以誣鄉民吏不能對第曰風聞問
聞之何人則噤無語呼妓問之妓乃言吏初欲挾汚鄉
民妻妻忿從則失身不從則夫死值妓新來乃盡脫簪
珥賂妓冒名往故與吏狎識今當受杖適與相逢因仍

誑託鄉民妻冀脫捶楚不虞其又有他謀致兩敗也官
覆勘鄉民果被誣姑念其計出救死又出於其妻釋不
究而嚴懲此吏焉神姦巨蠹莫吏若矣而爲村婦所籠
絡如玩弄嬰孩蓋愚者恒爲智者敗而物極必反亦往
徃於所備之外有智出其上者突起而勝之無徃不復
天之道也使智者終不敗則天地間惟智者存愚者斷
絕矣有是理哉

鬼斃人至死不知何意倪餘疆曰吾問諸施亮生矣取
啖其生魂耳蓋鬼爲餘氣漸漸消滅以至於無得生魂
之氣以益之則又可再延故女鬼恒欲與人狎攝其精

也男鬼不能攝人精則殺人而吸其生氣均猶狐之採
補耳因憶劉挺生言康熙庚子有五舉子晚遇雨棲破
寺中四人已眠惟一人眠未穩覺陰風颯然有數黑影
自牖入向四人噓氣四人卽夢魘又向一人噓氣心雖
了了而亦漸昏瞶覺似有拖曳之者及稍醒已離故處
似被縶縛欲呼則噤不能聲視四人亦縱橫偃臥衆鬼
共舉一人啖之斯須而盡又以次食二人至第四人忽
有老翁自外入厲聲叱曰野鬼無造次此二人有祿相
不可犯也衆鬼駭散二人倏然自醒述所見相同後一
終於教諭一終於訓導鮑敬亭先生聞之笑曰平生自

薄此官不料爲鬼神所重也觀其所言似亮生之說不虛矣

李慶子言朱生立園辛酉北應順天試晚過羊留之北因繞避泥濘遂迂回失道無逆旅可棲遙見林外有人家試往投止至則土垣瓦舍凡六七楹一童子出應門朱具道乞宿意一翁衣冠樸雅延賓入止旁舍中呼燈至黯黯無光翁曰歲歉油不佳殊令人悶然無如何也又曰夜深不能具餽饌村酒小飲勿以爲褻意甚款洽朱問家中有何人曰零丁孤苦惟老妻與僮婢同居耳問朱何適朱告以北上曰有一札及少物欲致京中僻

路苦無書郵今遇君甚幸朱問四無鄰里獨居不怖乎
曰薄田數畝課奴輩耕作因就之卜居貧無儲蓄不畏
盜也朱曰謂曠野多鬼魅耳翁曰鬼魅卽未見君如怖
是陪坐至天曙可乎因借朱紙筆入作書札又以雜物
封函內以舊布裹束密縫其外付朱曰居址已寫於函
上君至京拆視自知天曙作別又切囑信物勿遺失始
殷勤分手朱至京拆視布裏則函題朱立園先生啟字
其物乃金簪銀釧各一雙其札稱僕老無子息誤惑婦
言以壻爲嗣至外孫猶間一祭掃後則視爲異姓紙錢
麥飯久已闕如三尺孤墳亦就傾圯九泉茹痛百悔難

追謹以殉棺薄物祈君貨幣歸途以所得之直修治荒
塋併稍瘞冢南水道庶淫潦不浸幽窀如允所祈定如
杜回結艸知君畏鬼當閭中稽首不敢見形勿滋疑慮
亡人楊宁頓首朱駭汗浹背方知遇鬼以書中歸途之
語知必不售旣而果然還至羊留以所賣簪釧錢遣僕
往治其墓竟不敢再至焉

吳雲岩言有秦生者不畏鬼恒以未一見爲歎一夕散
步別業聞樹外朗吟唐人詩曰自去自來人不知歸時
惟對空山月其聲哀厲而長隔葉窺之一古衣冠人倚
石坐確知爲鬼遽前掩之鬼亦不避秦生長揖曰與君

路異幽明人殊今古邂逅相遇無可寒溫所以來者欲
一問鬼神情狀耳敢問爲鬼時何似曰一脫形骸卽已
爲鬼如繭成蝶亦不自知問果魂升魄降還入太虛乎
曰自我爲鬼卽在此間今我全身現與君對未嘗隨細
縕元氣升降飛揚子孫祭時始一聚子孫祭畢則散也
問果有神乎曰鬼旣不虛神自不妄譬有百姓必有官
師問先儒稱雷神之類皆旋生旋化果不誣乎曰作措
大時飽聞是說然竊疑霹靂擊格轟然交作如一雷一
神則神之數多於蚊蚋如雷止神滅則神之壽促於蜉
蝣以質先生率遭呵叱爲鬼之後乃知百神奉職如世

建官皆非頃刻之幻影恨不能以所聞見再質先生然爾時擁臯比者計爲鬼已久當自知之無庸再詰矣大抵無鬼之說聖人未有諸大儒恐人諂瀆故強造斯言然禁沉湎可併廢酒醴則不可禁淫蕩可併廢夫婦則不可禁貪恠可併廢財貨則不可禁鬪爭可併廢五兵則不可故以一代盛名挾百千萬億朋黨之助能使人噤不敢語而終不能懣服其心職是故耳傳其教者雖心知不然然不持是論卽不得稱爲精義之學亦違心而和之曰理必如是云爾君不察先儒矯枉之意生於相激非其本心後儒闢邪之說壓於所畏亦非其本心

竟信儒者真謂無鬼神皇皇質問則吾之受紿久矣泉
下之人不欲久與生人接君亦不宜久與鬼狎言盡於
此餘可類推曼聲長嘯而去案此謂儒者明知有鬼故
言無鬼與黃山二鬼謂儒者明知井田封建不可行故
言可行皆洞見癥結之論僅目以迂濶猶墮五里霧中
矣

汪主事厚石言有在西湖扶乩者下壇詩曰舊埋香處
草離離只有西陵夜月知詞客情多來弔古幽魂腸斷
首題詩滄桑幾劫湖仍綠雲雨千年夢尚疑誰信靈山
散花女如今佛火對琉璃衆知爲蘇小小也客或請曰

仙姬生在南齊何以亦能七律
判曰閱歷歲時幽明一理性
靈不昧卽與世推移宜聖惟
識大象祝祠何寫以隸書釋
迦不解華言疏文何行以駢
體是知千載前人其性識至今
猶在卽能解今之語通今之文
江文通謝元暉能作愛妾換馬
八韻律賦沈休又子青箱能作
金陵懷古五言律詩古有其事
又何疑於今乎又問尚能作永
明體否卽書四詩曰歡來不得
來儂去不得去懊惱石尤風一
夜斷人渡歡從何處來今日大
風雨濕盡杏子衫辛苦皆因汝
結束蛺蝶裙爲歡棹解艫宛轉
沿大堤綠波雙照影莫泊荷花
汀且泊楊柳岸花外有

人行柳深人不見蓋子夜歌也雖才鬼依託亦可云俊
辯矣

表兄安伊在言河城秋穫時有少婦抱子行塋上忽失
足仆地臥不復起獲者遙見之疑有故趨視則已死子
亦觸瓦角腦裂死駭報田主田主報里胥辨驗死者數
十里內無此婦且衣飾華潔子亦銀釧紅綾衫不類貧
家大惑不解且覆以葦箔更番守視而急聞於官河城
去縣近官次日晡時至啟箔檢視則中置藁秸一束二
尸已不見壓箔之磚固未動守者亦未頃刻離也官大
怒盡拘田主及守者去多方鞫治無絲毫謀殺棄尸狀

糾結繳繞至年餘乃以疑案上上官以案情恍惚往返
駁詰又歲餘乃姑俟訪而是家已蕩然矣此康熙癸巳
甲午間事相傳村南墟墓間有黑狐夜夜拜月人多見
之是家一子好弋獵潛往伏伺殼弩中其股噉然長號
化火光西去搜其穴得二小狐繫以返旋逸去月餘而
有是事疑狐變幻來報冤然荒怪無據人不敢以入供
官亦不敢入案牘不能不以匿屍論故紛擾至斯也又
言城西某村有丐婦爲姑所虐縊於土神祠亦箔覆待
檢更番守視官至則尸與守者俱不見亦窮治如河城
後七八年乃得之於安平

深州屬縣

蓋婦頗白皙一少年輪

守時禡下裳而淫其尸尸得人氣復生竟相携以逃也
此康熙末事或疑河城之事當類此是未可知或併爲
一事則傳聞誤矣

同年龔肖夫言有人四十餘無子婦悍妬萬無納妾理
恒鬱鬱不適偶至道觀有道士招之曰君氣色凝滯似
有重憂道家以濟物爲念盍言其實或一效鉛刀之用
乎異其言具以告道士曰固聞之姑問君耳君爲製鬼
卒衣裝十許具當有以報命如不能製卽假諸伶官亦
可也心益怪之然度其詐取無所用當必有故姑試其
所爲是夕婦夢魘呼不醒且呻吟號叫聲甚慘次日兩

股皆青黯問之祕不言吁嗟而已三日後復然自是每三日後皆復然半月後忽遣奴喚媒媼云將買妾人皆弗信其夫亦慮後患殊持疑旣而婦昏瞶累日醒而促買妾愈急布金於案與僮僕約三日不得必重扶得而不佳亦重扶觀其狀似非詭語覓二女以應並留之是夕卽整飭衾枕促其夫入房舉家駭愕莫喻其意夫亦惘惘如夢境後復見道士始知其有術能攝魂夜使觀中道衆爲鬼裝而道士星冠羽衣坐堂上焚符攝婦魂言其祖宗翁姑以斬祀不孝具牒訴冥府用桃杖決一百遣歸尅期令納妾婦初以爲噩夢尚未肯散三日一

攝如徵比然其昏瞶累日則倒懸其魂灌鼻以醋約三日不得好女子卽付泥犁也攝魂小術本非正法然法無邪正惟人所用如同同一戈矛用以殺掠則劫盜用以征討則王師耳術無大小亦惟人所用如不龜手之藥可以泝澌統亦可以大敗越師耳道士所謂善用其術歟至豎頑悍婦情理不能喻法令不能禁而道士能以術制之堯牽一羊舜從而鞭羊不行一牧豎驅之則羣行物各有所制藥各有所畏神道設教以馴天下之強梗聖人之意深矣講學家烏乎識之

褚鶴汀言有太學生費巨萬妻生一子死再娶豐於色

太學惑之託言家政無佐理迎其母至母又携二妹來
不一載其一兄二弟亦挈家來久而僮僕婢媼皆妻黨
太學父子反熒熒若寄食又久而筭鑄簿籍錢粟出入
皆不與聞殘盃冷炙反遭厭薄矣稍不能堪欲還奪所
侵權則妻兄弟鬩於外妻母妹等詬於內嘗爲眾所聚
毆至落鬚敗面呼救無應者其子狂奔至一擗仆地惟
叩額乞緩死而已恚不自勝詣後園將自經忽一老人
止之曰君勿爾君家之事神人共憤久矣我居君家久
不平尤甚君但焚牒土神祠云乞遣後園狐驅逐神必
許君如其言是夕果屋瓦亂鳴窻扉震撼妻黨皆爲磚

石所擊破額流血俄而妻黨婦女並爲狐媚雖其母不免晝則發狂裸走醜詞褻狀無所不至夜則每室全集數十狐更番翺戲不勝其創哀乞聲相聞廚中餽饌俱攝置太學父子前妻黨所食皆雜以穢物知不可住皆竄歸太學乃稍稍招集舊僕復理家政始可以自存妻黨覲覲未息恒來探視入門輒被擊或私有所携歸家則囊已空矣其妻或私餽亦然由是遂絕迹然核計貲產損耗已甚微狐力則太學父子餓殍矣此至親密友所不能代謀此狐百計代謀之豈狐之果勝人哉人於世故深故遠嫌畏怨趨易避難坐視而不救狐則未諳

世故故不巧博忠厚長者名義所當爲奮然而起也雖
狐也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瞽者劉君瑞言一瞽者年三十餘恒往來衛河旁遇泊
舟者必問此有殷桐乎又必申之曰夏殷之殷梧桐之
桐也有與之同宿者其夢中藥語亦惟此二字問其姓
名則旬日必一變亦無深詰之者如是十餘年人多識
之或逢其欲問輒呼曰此無殷桐別覓可也一日糧艘
泊河干瞽者問如初一人挺身上岸曰是爾耶殷桐在
此爾何能爲瞽者狂吼如虓虎撲抱其頸口齧其鼻血
淋漓滿地衆前拆解牢不可開竟共墮河中隨流而沒

後得尸於天妃宮前

海口不受尸凡河中求尸桐掘其不得至天妃宮前必浮出

左脅骨盡斷終不釋手十指握桐肩背深入寸餘兩額兩頰齧肉幾盡迄不知其何讐疑必父母之冤也夫以無目之人偵有目之人其不得決也以僻弱之人搏強橫之人其不敵亦決也此較伍胥之讐楚其報更難矣乃十餘年堅意不回竟卒得而食其肉豈非精誠之至天地亦不能違乎宋高宗之歌舞湖山究未可以勢弱解也

王崑霞作雁宕遊記一卷朱導江爲余書挂幅摘其中一條云四月十七日晚出小石門至北礪航玩忘返坐

樹下待月上倦谿微眠山風吹衣慄然忽醒微聞人語
日夜氣澄清尤爲幽絕勝罨畫圖中看金碧山水以爲
同遊者夜至也俄又曰古琴銘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
古無人踪惟石巉巖真妙寫難狀之景嘗乞洪谷子畫
此意竟不能下筆竊訝斯是何人乃見荆浩起坐聽之
又曰頃東坡爲畫竹半壁分柯布葉如春雲出岫疎疎
密密意態自然無杈桹怒張之狀又一人曰近見其西
天目詩如空江秋淨烟水渺然老鶴長唳清颺遠引亦
消盡縱橫之氣綠才子之筆務殫心巧飛仙之筆妙出
天然境界故不同耳矧爲仙人立起仰視忽撲簌一聲

山花亂落有二鳥冲雲去其詩有躡屐頗笑謝康樂化
鶴親見徐佐卿句卽記此事也

劉擬山家失金釧掠問小女奴具承賣與打鼓者

京師無賴

遊民多婦女在家倚門其夫自置遊出擔二荆筐極短
柄小鼓擊之收買雜物謂之打鼓凡偷婢幼孩竊出之
物多以賤價取之蓋雖不爲盜賣盜之羽翼然賊物細
碎所值不多又踪跡詭秘無可究詰故王法亦不能禁
也又掠問打鼓者衣服形狀求之不獲仍復掠問忽承
塵上微嗽曰我居君家四十年不肯一露形聲故不知
有我今則實不能忍矣此釧非夫人檢點雜物誤置漆
奩中耶如言求之果不謬然小女奴已無完膚矣擬山
終身愧悔恒自道之曰時時不免有此事安能處處有

此狐故仕宦二十餘載鞠獄未嘗以刑求

多小山言嘗於景州見扶乩者召仙不至再焚符乩搖
撼良久書一詩曰薄命輕如葉殘魂轉似蓬練拖三尺
白花謝一枝紅雲雨期雖久烟波路不通秋墳空鬼唱
遺恨朱家東知爲繼鬼姑問姓名又書曰妾系本吳門
家僑楚澤偶業緣之相湊宛轉通詞詎好夢之未成倉
皇就死律以聖賢之禮君子應譏諒其兒女之情才人
或憫聊抒哀怨莫問姓名此才不減李清照其聖賢兒
女一聯自評亦確也

新齊諧載其司榜呂留良之罪曰關佛太過此必非事

實也留良之罪在明亡以後既不能首陽一餓追述夷齊又不能戢影逃名鴻冥世外如真山民之比乃青衿應試身列膠庠其子葆中亦高擢科名以第二人入翰苑則久食周粟斷不能自此殷頑何得肆作謗書焚惑黔首詭託於桀犬之吠堯是首鼠兩端進退無據實狡黠反覆之尤核其生平實與錢謙益相等歿罹陰譴自必由斯至其講學關佛則以尊朱之故不得不關陸王爲禪旣已關禪自不得不牽連關佛非其本志亦非其本罪也金人入夢以來關佛者多關佛太過者亦多是以爲罪恐留良轉有詞矣抑嘗聞五臺僧明玉之言曰

闢佛之說宋儒深而昌黎淺宋儒精而昌黎粗然而披
緇之徒畏昌黎不畏宋儒銜昌黎不銜宋儒也蓋昌黎
所闢檀施供養之佛也爲愚夫婦言之也宋儒所闢明
心見性之佛也爲士大夫言之也天下士大夫少而愚
夫婦多僧徒之所取給亦資於士大夫者少資於愚夫
婦者多使昌黎之說勝則香積無烟祇園無地雖有大
善知識能率恒河沙衆楊腹露宿而說法哉此如用兵
者先斷糧道不攻而自潰也故畏昌黎甚銜昌黎亦甚
使宋儒之說勝不過爾儒理如是儒法如是爾不必從
我我佛理如是佛法如是我亦不必從爾各尊所聞各

行所知兩相枝拄未有害也故不畏宋儒亦不甚銜宋儒然則唐以前之儒語語有實用宋以後之儒事事皆空談講學家之闢佛於釋氏毫無所加損徒喧闐耳錄以爲功固爲黨論錄以爲罪亦未免重視留良矣

奴子王發夜獵歸月明之下見一人爲二人各捉一臂東西牽曳而寂不聞聲疑爲昏夜之中剽奪衣物乃向空虛鳴一銃二人奔迸散去一人返奔歸條皆不見方知爲鬼比及村口則一家燈火出入人語嘈囂云新婦縊死復蘇矣婦云姑命晚餐作餅爲大銜去兩三枚姑疑竊食痛批其頰寃抑莫白癡立樹下俄一婦來勸如

此負屈不如死猶豫未決又一婦來慙慙之恍惚迷瞢
若不自知遂解帶就縊二婦助之悶塞痛苦殆難言狀
漸似睡去不覺身已出門外一婦曰我先勸當代我一
婦曰非我後至不能決當代我方爭奪間忽霹靂一聲
火光四照二婦驚走我乃得歸也後發夜歸輒遙聞哭
言言破壞我事誓必相殺發亦不畏一夕又聞哭言發
訶曰爾殺人我救人卽告於神我亦理直敢殺卽殺何
必虛相恐怖自是遂絕然則救人於死亦招欲殺者之
怨宜袖手者多歟此奴亦可云外異矣

朱清遠先生言昔在王坦齋先生學幕時一友言夢遊

至冥司見衣冠數十人纍纍入冥王詰責良久又纍纍出各有愧恨之色偶見一吏似相識而不記姓名試揖之亦相荅因問此並何人作此形狀吏笑曰君亦居幕府其中豈無一故交耶曰僕但兩次佐學幕未入有司署也吏曰然則真不知矣此所謂四救先生者也問四救何義曰佐幕者有相傳口訣曰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舊不救新救生不救死者死者已死斷無可救生者尚生又殺以抵命是多死一人也故寧委曲以出之而死者銜冤與否則非所計也救官不救民者上控之案使冤得申則官之禍福不可測使不

得申卽反坐不過軍流耳而官之枉斷與否則非所計也救大不救小者罪歸上官則權位重者譴愈重且牽累必多罪歸微官則責任輕者罰可輕且歸結較易而小官之當罪與否則非所計也救舊不救新者舊官已去有所未了羈留之恐不能償新官方來有所委卸強抑之尚可以辦其新官之能堪與否則非所計也是皆以君子之心行忠厚長者之事非有所求取巧爲舞文亦非有所恩讐私相報復然人情百態事變萬端原不能執一而論苟堅持此例則矯枉過直顧此失彼本造福而反造孽本弭事而反釀事亦徃徃有之今日所鞠

卽以此貽禍者問其果報何如乎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夙業牽纏因緣終湊未來生中不過亦遇四救先生列諸四不救而已矣俯仰之間霍然忽醒莫明其入夢之故豈神明或假以告人歟

乾隆癸丑春夏間京中多疫以張景岳法治之十死八九以吳又可法治之亦不甚驗有桐城一醫以重劑石膏治馮鴻臚星實之姬人見者駭異然呼吸將絕應手輒痊踵其法者活人無算有一劑用至八兩一人服至四斤者雖劉守真之原病式張子和之儒門事親專用寒涼亦未敢至是實自古所未聞矣考喜用石膏莫過

於明繆仲淳

名希雍天崇間人與張景岳同時而所傳各別

本非中道故王懋

竝曰田集有石膏論一篇力辯其非不知何以取效如

此此亦五運六氣適值是年未可執爲定例也

從伯君章公言中表某丈月夕納涼於村外遇一人似

是書生長揖曰僕不幸獲譴於社公自禱弗解也一社

之中惟君祀社公最豐而數十年一無所祈請社公甚

德君亦甚重君君爲一禱必見從表丈曰爾何人曰某

故諸生與君先人亦相識今下世三十餘年矣昨偶向

民家索食爲所訴也表丈曰已事不祈請乃祈請人事

乎人事不祈請乃祈請鬼事乎僕無能爲役先生休矣

其人掉臂去曰自了漢耳不足謀也夫餽酒必豐敬鬼神也無所祈請遠之也敬鬼神而遠之卽民之義也視流俗之諂瀆迂儒之傲侮爲得其中矣說此事時余甫八九歲此表丈偶忘姓名其時鄉風淳厚大抵必端謹篤實之家始相與爲婚姻行誼似此者多不能揣度爲誰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俯仰七十年間能勿畢然遠想哉

黃葉道人潘班嘗與一林下巨公連坐屢呼巨公爲兄巨公怒且笑曰老夫今七十餘矣時潘已被酒昂首曰兄前朝年歲當與前朝人序齒不應關入

本朝若

本朝年歲則僕以順治二年九月生兄以順治元年五月入

大清僅差十餘月耳唐詩曰與兄行年較一歲稱兄自是古禮君何過責耶滿座爲之咋舌論者謂潘生狂士此語太傷忠厚宜其坎壈終身然不能謂其無理也余作四庫全書總目明代集部以練子寧至金川門卒襲誦八人列解縉胡廣諸人前併附案語曰謹案練子寧以下八人皆惠宗舊臣也考其通籍之年益有在解縉等後者然一則效死於故君一則邀恩於新主梟鸞異

姓未可同居故分別編之使各從其類至龔詡卒於成
化辛丑更遠在縉等後今亦升列於前用以昭名教是
非千秋論定紆青拖紫之榮竟不能與荷戟老兵爭此
一紙之先後也黃泉易逝青史難誣潘生是言又安可
以徧薄廢乎

曾映華言有數書生赴鄉試長夏溽暑趁月夜行倦投
一廢祠之前就堦小憩或睡或醒一生聞祠後有人聲
疑爲守瓜棗者又疑爲盜屏息細聽一人口先生何來
一人曰頃與鄰冢爭地界訟於社公先生老於幕府者
請揣其勝負一人笑曰先生真書癡耶夫勝負爲有常

直是一篇戰
國策殆以注家
而集段橫家美
折獄者知此可以
鑒幕客胥吏
之欺家可增注
師之伎倆

也此事可使後訟者勝詰先訟者曰彼不訟而爾訟是
爾興戎侵彼也可使先訟者勝詰後訟者曰彼訟而爾
不訟是爾先侵彼知理曲也可使後至者勝詰先至者
曰爾乘其未來早佔之也可使先至者勝詰後至者曰
久定之界爾忽翻舊局是爾無故生釁也可使富者勝
詰貧者曰爾貧無賴欲使畏訟賂爾也可使貧者勝詰
富者曰爾爲富不仁兼併不已欲以財勢壓孤幟也可
使強者勝詰弱者曰人情抑強而扶弱爾欲以庸受之
慙聳聽也可使弱者勝詰強者曰天下有強凌弱無弱
凌強彼非真枉不敢冒險嬰爾鋒也可以使兩勝曰無

券無證糾結安窮中分以息訟亦可以已也可以使兩
敗曰人有阡陌鬼寧有疆畔一棺之外皆人所有非爾
輩所有讓爲閒田可也以是種種勝負烏有常乎一人
曰然則究竟當何如一人曰是十說者各有詞可執又
各有詞以解紛紜反覆終古不能已也城隍社公不可
知若夫冥吏鬼神則長擁而美莊矣語訖遂寂此真老
於幕府之言也

蛇能報冤古記有之他毒物則不能也然聞故老之言
曰凡遇毒物無殺害心則終不遭螫或見卽殺害必有
一日受其毒驗之頗信是非物之知報氣機相感耳狗

見屠狗者羣吠非識其人亦感其氣也又有生啖毒蟲者云能益力毒蟲中人或至死全貯其毒於腹中乃反無恙此又何理歟崔莊一無賴少年習此術嘗見其握一赤練蛇斷其首而生齧如有餘味殆其剛悍驚忍之氣足以勝之乎力何必益卽益力方藥亦頗多又何必是也

賈公霖言有貿易來往於樊屯者與一狐友狐每邀之至所居房舍一如人家但出門後回顧則不見耳一夕飲狐家婦出行酒色甚妍麗此人醉後心蕩戲按其腕婦目狐狐側睨笑曰弟乃欲作陳平耶亦殊不怒笑謔

如平時此人歸後一日忽家中客作控一驢送其婦來云得急信君暴中風故借驢倉皇連夜至此人大駭以爲同伴相戲也旅舍無地容眷屬呼客作送歸客作已自去距家不一日程時甫辰已乃自控送歸中途遇少年與婦摩肩過手觸婦足婦怒詈少年惟笑謝語涉輕薄此人憤與相搏致驢驚逸入歧路蜀林方茂斯須不見此人捨少年追婦尋蹄跡行一二里驢陷淖中婦則不知所往矣野田連陌四無人踪徹夜奔馳旁皇至曉姑騎驢且返再商覓婦未及數里聞路旁大呼曰賊得矣則鄰村驢昨夜被竊方四出緝捕也衆相執縛大受

筆楚穎遇素識多方辨說始得免悞喪至家則紡車琤然婦方引線問以昨事茫然不知始悟婦與客作及少年皆狐所幻惟嘯爲真耳狐之報復惡矣然彘則此人自啟也

壬子春灤陽採木者數十人夜宿山坳見隔澗坡上有數鹿散游又有二人往來林下相對泣共詫人入鹿羣鹿何不驚疑爲仙鬼又不應對泣雖崖高水急人徑不通然月明如晝了然可見有微辨其中一人似舊木商某者俄山風陡作木葉亂鳴一虎自林突出搏二鹿殪焉知頃所見乃其生魂矣東坡詩曰未死神先泣是之

安得不干陰譴

如此代死畢竟
占便宜

謂平聞此木商亦無大惡但心計深密事事務得便宜耳陰謀者道家所忌良有以夫

又聞巴公彥弼言征烏什時一日攻城急一人方奮力酣戰忽有飛矢自旁來不及見也一人在側見之急舉刀代格反自貫顱死此人感而哭奠之夜夢死者曰爾我前世爲同官凡任勞任怨之事吾皆卸爾凡見功見長之事則抑爾不得前以是因緣冥司註今生代爾死自今以往兩無恩怨我自有

賞卹毋庸爾祭也此與木商事相近木商陰謀故譴重此人小智故譴輕耳然則所謂巧者非正其拙歟

周雅主中丞之時
云景素為廣西儒
司時一屬令其故
交也潤福與華為
民知子未幾以室
罷官念瘠瘵必
多累乃不踰月
任已歿交代清遠
令值來福慰之則
某不持致于吏議然
倉庫日鈎稽無
虧何官何
日即可拂衣去也

門人郝璦孟縣人余已卯典試所取士也成進士授進
賢令菲衣惡食視民事如家事倉庫出入月月造一冊
預儲歸途舟車費局一箚中雖窘急不肘鉢兩囊篋皆
結束室中如治裝狀蓋無日不為去官計人見其日日
可去官亦無如之何後患病乞歸不名一錢以授徒終
於家聞其少時值春社遊人如織見一媼將二女村粧
野服而姿致天然璦與同行未嘗側盼忽見媼與二女
踏亂石橫行至絕澗鵲立樹下怪其不由人徑若有所
避轉疑睇視之媼從容前致詞曰節物暄妍率兒輩踏
青各覓眷屬以公正人不敢近亦乞公毋近兒輩使刺

數日歸尚有旅
費乎曰某曰治任
作主官計係銀三百
緡實行遂歸資資
餘夫此令亦實矣
惜里居民及水任
何也予皆忘之矣

殆伐木者對山遙
語不真何石為
耳如李廣射
石也

促不寧瓊悟爲狐魅掉臂去之然則花月之妖爲人心
自召明矣

木蘭伐官木者遙見對山有數虎懸崖削壁非迂迴數
里不能至人不畏虎虎亦不畏人也俄見別隊伐木者
衝虎徑過衆頓足危慄然人如不見虎虎如不見人也
數日後相晤話及別隊者曰是日亦遙見衆人亦似遙
聞呼噪聲然所見乃數巨石無一虎也是殆命不遭啞
乎然命何能使虎化石其必有司命者矣司命者空虛
無朕冥漠無知又何能使虎化石其必天與鬼神矣天
與鬼神能司命而顧謂天卽理也鬼神二氣之良能也

然則理氣渾淪一屈一伸偶遇斯人怒而搏者遂峙而
嶙峋乎吾無以測之矣

景州高冠瀛以夢高江村而生故亦名士奇篤學能文
小試必第一而省闈輒北竟坎壈以終年二十餘時日
者推其命謂天官文昌魁星貴人皆集於一宮於法當
以鼎甲入翰林而是歲祇得食餼計其一生遭遇亦無
更得志於食餼者蓋其賦命本薄故雖極盛之運所得
不過如是也田白岩曰張文和公八字日者以其一生
仕履較量星度其開坊僅抵一稔耳此與冠瀛之命可
以互勘術家宜以此消息不可徒據星度遽斷休咎也

又常見一術士云凡陣亡將士推其死緩之歲卽運必極盛蓋盡節一時垂名千古馨香百世榮逮子孫所得有在王侯將相之上者故也立論極奇而實有至理此又法外之意不在李虛中等格局中矣

冠瀛久聞名場意殊抑鬱嘗語余及雪崖口聞舊家一宅留宿者夜輒遭魘或鬼或狐莫能明也一生有膽力欲伺爲祟者何物故寢其中二更後果有黑影瞥落地似前似却開生轉側卽伏不動知其畏人佯睡以俟之漸作鼾聲俄覺自足而上稍及胸腹卽覺昏沉急奮右手搏之執得其尾卽以左手扼其項噉然一聲作人言

求釋急呼燈視之乃一黑狐衆共掠制刃穿其髀貫以
索而自繫於左臂度不能幻化乃持刀問其作祟意狐
哀鳴曰凡狐之靈者皆修煉求仙最上者調息煉神講
坎離龍虎之旨吸精服氣餌日月星斗之華用以內結
金丹蛻形羽化是須仙授亦須仙才若是者吾不能次
則修容成素女之術妖媚惑攝精補益內外配合亦
可成丹然所採少則道不成所採多則戕人利己不干
冥謫必有天刑若是者吾不敢故以剽竊之功爲獵取
之計乘人酣睡仰鼻息以收餘氣如蜂採蕊無損於花
奏合漸多融結爲一亦可元神不散歲久通靈卽我輩

調侃不少

是也。雖道淺術疎，積功亦苦。如不見釋，則百年精力盡付東流。惟君子哀而恕之，生憫其詞切，竟縱之使去。此事在雍正末年，相傳已久。吾因是以思科場上者，鴻才碩學，吾亦不能。次者行險徼倖，吾亦不敢。下者剽竊獵取，庶幾能之。而吾又不肯。吾道窮矣。二君皆早掇科第，其何以教我乎？雪厓戲曰：以君作江村後身，如香山之爲白老矣。惟此一念當是身，異性存此病，至深僕輩實無藥相救也。相與一笑而罷。蓋冠瀛爲文，喜戛戛生造，硬語盤空，屢蹟有司，率多坐是。故雪厓用以爲戲。賈長江集有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一聯句下夾註。

一詩曰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
山秋千古畸人其意見畧相似矣

吉木薩臺軍言嘗逐雉入深山中見懸崖之上似有人
立越澗往視去地不四五丈一人衣紫氍毹面及手足
皆黑毛茸茸長寸許一女子甚姣麗作蒙古裝惟跣足
不韞衣則綠氍毹也方對坐共炙肉旁侍黑毛人四五
皆如小兒身不著寸縷見人嘻笑其語非蒙古非額魯
特非回部非西番唎嘶如鳥不可辨觀其情狀似非妖
物乃跪拜之忽擲一物於崖下乃熟野驃肉半肘也又
拜謝之皆搔手乃携以歸足三四日食再與牧馬者往

虹自是虹非雲也
余嘗以行雨後見
虹起於山麓如長
橋亘空特未能
遍視其起處作
何狀耳

迹不復見矣意其山神歟

世言虹見則雨止此倒置也乃雨止則虹見耳蓋雲破
日露則回光返照射對面之雲天體渾圓上覆如笠在
頂上則仰視在四垂則側視故斂為一線其形隨下垂
兩面之勢屈曲如弓又側視之中斜對目者近平對目
者遠以漸而遠故重重雲氣皆見其邊際疊為重重紅
綠色非真有一物如帶橫亘天半也其能下澗飲水或
見其首如驢者見朱子語錄並有能狎昵婦女者見太平廣記當
是別一妖氣其形似虹或別一妖物化形為虹耳
及孺愛先生言嘗親見一蠅飛入人耳中為祟能作人

言惟病者聞之或謂蠅之蠢蠢豈能成魅或魅化蠅形耳此語近之青衣童子之宣放渾家門客之吟詠皆小說妄言不足據也

辟塵之珠外舅馬公周錄曾遇之確有其物而惜未睹其形也初隆福寺鬻雜珠寶者布茵於地

俗謂之羅

羅諸

小篋於其上雖大風霾無點塵或戲以囊有辟塵珠其人惟魯漫笑應之弗信也如是半載一日頓足大呼曰吾真誤賣至寶矣蓋是日飛塵忽集始知從前果珠所辟也按醫書有服響豆法響豆者槐實之夜中爆響者也一樹祇一顆不可辨識其法槐始花時卽以絲網繫

樹上防鳥鵲啄食結子熟後多縫布囊貯之夜以爲枕
聽無聲者卽棄去如是遞枕必有一囊作爆聲者取此
一囊又多分小囊貯之枕聽初得一響者則又分如二
枕漸分至僅存二顆再分枕之則響豆得矣此人所鬻
之珠諒亦無幾如以此法分試不數刻得矣何至交臂
失之乎乃漫然不省卒以輕棄當緣祿相原薄耳

乾隆甲辰濟南多火災四月杪南門內西橫街又火自
東而西巷狹風猛夾路皆烈焰有張某者艸屋三楹在
路北火未及時原可挈妻孥出以有母柩壽所以移避
旣勢不可出夫婦與子女四人抱棺悲號誓以身殉時

撫標叅將方督軍撲救隱隱聞哭聲令標軍升後巷屋
尋聲至所居垂綆使縋出張夫婦並呼曰母柩在此安
可棄也其子女亦呼曰父母殉父母我不當殉父母乎
亦不肯上俄火及標軍越屋避去僅以身免以爲閭閻
並煨燼遙望太息而已乃火熄巡視其屋歸然獨存蓋
回飈忽作火轉而北繞其屋後焚鄰居一質庫始復西
也非鬼神呵護何以能然此事在癸丑七月德州山長
張君慶源錄以寄余與余灤陽消暑錄載孀婦事相類
而夫婦子女齊心同願則尤難之難夫二人同心其利
斷金况六人乎庶女一呼雷霆下擊况六人並純孝乎

精誠之至哀感三靈雖有命數亦不能不爲之挽回入
定勝天此亦其一事雖異聞卽謂之常理可也余於張
君不相識而張君間關郵致務使有傳則張君之志趣
可知矣因爲點定字句錄之此編

呂太常含暉言京師有一民家停柩遇火無路可出亦
無人肯助昇乃閭家男婦鋏鋏刀鏟合手於室內掘一
坎置棺於中上覆以土坎甫掩而火及屋雖被焚棺在
坎中竟無恙火性炎上故也此亦應變之急智因張孝
子事附錄之

交河泊鎮有王某善技擊所謂王飛毬者是也

毬俗作
毬相沿

已久然非正字也

一夕偶過墟墓間見十餘小兒當路戲約皆四五歲叱使避如不聞怒搯其一羣兒共譟詈王愈怒蹴以足羣兒至涌各持磚瓦擊其髀捷若猿猴執之不得拒左則右來禦前則後至盤旋撐拄竟以顛隕頭自亦被傷屢起屢仆至於夜半竟無氣以動次日家人覓之歸兩足青紫臥半月乃能起小兒蓋狐也以王之力平時敵數十壯夫尚揮霍自如而遇此小魅乃一敗塗地淮南子引堯誡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左傳曰蜂蠆有毒信夫

郭彤綸言阜城有人外出數載無音問一日倉皇夜歸

曰我流落無藉誤落羣盜中所劫殺非一今事敗幸跳
身免然聞他被執者已供我姓名居址計已飛檄拘眷
屬汝曹宜自爲計俱死無益也揮淚竟去更無一言閤
家震駭一夜星散盡所居竟廢爲墟人亦不明其故也
越數載此人至其故宅訪父母妻子移居何處鄰人告
以久逃匿亦茫然不測所由稍稍踪跡知其妻在彤綸
家傭作叩門尋訪乃知其故然在外實無爲盜事後亦
實無夜歸事彤綸爲稽官牘亦併無緝捕事久而憶耕
作八溝時漢右北平之故地也築室山岡岡後有狐時或竊物又
或夜中嗥叫攪人睡乃聚徒剽破其穴蕭之以烟狐乃

盡去疑或其爲魅以報歟

奴子史錦文嘗往滄州延醫暑月未携僕被乘一馬而行至張家溝西店忽作乃繫馬於樹倚樹小憩漸覺騰睡去夢至一處草屋數楹一翁一嫗坐門外見錦文邀坐問姓名自言姓李行六曾在崔莊住兩載與其父史成德有交錦文幼時亦相見今如是長成耶感念存歿意頗悽愴嫗又問五魁無恙否五魁史錦彩之乳名三黑尚相隨否三黑李姓錦文異父弟遺繼母同來者也亦頗周至翁因言今年水潦出某路至某處水雖深然沙底不陷由某路至某處水雖淺然皆紅土膠泥粘馬足難行雨且至日已過午爾宜

速往不留汝坐矣霍然而醒遙見四五丈外有一孤冢
意卽李六所葬歟如所指路晚至常家磚河果遇雨歸
告其繼母繼母曰是嘗在崔庄賣瓜果與爾父日遊醉
鄉者也殂謝黃泉尚惓惓故人之子亦小人之有意識
者矣

奴子傳顯喜讀書頗知文義亦稍知醫藥性情迂緩望
之如偃蹇老儒一日雅步行市上逢人輒問見魏三兄
否奴子魏三也或指所在復雅步以往比相見喘息良久

魏問相見何意曰適在苦水井前遇見三嫂在樹下作
針黹倦而假寐小兒嬉戲井旁相距三五尺耳似乎可

讀書而自謂明
理者獨此僕子我

慮男女有別不便呼三嫂使醒故走覓兄魏大駭奔往
則婦已俯井哭子矣夫僮僕讀書可云佳事然讀書以
明理明理以致用也食而不化至昏憤僻謬貽害無窮
亦何貴此儒者哉

武强一大姓夜有劫盜羣起捕逐盜逸去衆合力窮追
盜奔其祖塋松柏中林深月黑人不收入盜亦不敢出
相持之際樹內旋颺四起沙礫亂飛人皆眯目不相見
盜乘間突圍得脫衆相詫異先靈何反助盜耶主人夜
夢其祖曰盜劫財不能不捕官捕得而伏法盜亦不能
怨主人若未得財可勿追也追而及盜還鬪傷人所失

不大乎。卽衆力足殪盜。盜殪則必告官。官或不誅。坐以擅殺。所失不更大乎。且我衆烏合。盜皆死黨。盜可夜夜伺我。我不能夜夜備盜也。一與爲讐。隱憂方大。可不深長思乎。旋風我所爲解此結也。爾又何尤焉。主人醒而喟然曰。吾乃知老成遠慮勝少年盛氣多矣。

滄州城守尉永公寧與舅氏張公夢徵友善。余幼在外家聞其告舅氏一事。曰某前鋒有女曰平姐。年十八九。未許人。一日門外買脂粉。有少年挑之。怒詈而入。父母出視。路無是人。鄰里亦未見是人也。夜扃戶寢。少年乃出於燈下。知爲魅。亦不驚呼。亦不與語。操利剪。僞睡以

俟之少年不敢近。惟立於床下。誘說百端。平姐如不見。聞少年倏去。越片時復來。握金珠簪珥數十事。值約千金。陳於牀上。平姐仍如不見。聞少年又去。而其物則未收。至天欲曙。少年突出曰。吾何爾。徹夜爾竟未一取視也。人至不可以利動。意所不可鬼神不能爭。况我曹乎。吾誤會爾私祝一言。妄謂託詞於父母。故有是舉。爾勿嗔也。歛其物自去。蓋女家素貧。母又老且病。父所支餉不足贍。曾私祝佛前。願早得一婿。養父母爲魅所竊聞也。然則一語之出一念之萌。曖昧中俱有伺察矣。耳目之前。可塗飾假借乎。

瑤溼有好博者貧至無甌夫婦寒夜相對泣悔不可追
夫言此時但有錢三五千即可挑販給朝夕雖死不入
龔家矣顧安所從得乎忽聞扣窓語曰爾果悔是亦易
得卽多於是亦易得但恐故智復萌耳以爲同院尊長
憫惻相周遂飲泣設誓詞甚堅苦隨開門出視月明如
晝寂無一人惘惘莫測其所以次夕又聞扣窓曰錢已
盡返可自取乘火起視則數百千錢纍纍然皆在屋內
計與所負適相當夫婦狂喜以爲夢寐彼此掐腕皆覺
痛知灼然是真俗傳夢中自疑是夢者但自掐腕皆覺痛是眞不燕者是夢也以爲鬼
神佑助市牲醴祭謝途遇舊博徒曰爾術進耶運轉耶

何數年所負昨一日盡復也罔知所對唯諾而已歸甫設祭聞簷上語曰爾勿妄祭致招邪鬼昨代博者是我也我居附近爾父墓以爾父憤爾游蕩夜夜悲嘯我不忍聞故幻爾形往囊家取錢歸爾父寄語事可一不可再也語訖遂寂此人亦自此改行溫飽以終嗚呼不肖之子自以爲爲所欲爲矣其亦念黃泉之下有夜夜悲嘯者乎

李秀升言山西有富室老惟一子子病療子婦亦病療勢皆不救父母甚憂之子婦先卒其父乃趣爲子納妾其母駭曰是病至此不速之死乎其父曰吾固知其必

不起然未生是子以前吾嘗祈嗣於靈隱夢大士言汝本無後以捐金助賑活千人特予一孫送汝老不趁其未死早爲納妾孫自何來乎促成其事不三四月而子卒遺腹果生一子竟延其祀山谷詩曰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生蚌胎信不誣矣

寶坻王泗和余姻家也嘗示余書艾孝子事一篇曰艾子誠寧河之艾鄰邨人父文仲以木工自給偶與人鬪擊之踏誤以爲死懼而逃雖其妻莫知所往第髣髴傳聞似出山海關爾是時妻方娠越兩月始生子誠文仲不知已有子子誠幼鞠於母亦不知有父也迨稍有知

乃問母父所在母泣語以故子誠自是惘惘如有失恒
絮問其父之年齒狀貌及先世之名字姻婭之姓氏里
居亦莫測其意姑一一告之比長或欲妻以女子誠固
辭曰烏有其父流離而其子安處室家者始知其有志
於尋父徒以媼母在堂不欲遠離耳然文仲久無音耗
子誠又生未出里閭天地茫茫何從蹤跡皆不信其果
能往子誠亦未嘗議及斯事惟力作以養母越二十年
母以疾卒營葬畢遂治裝裹糧赴遼東有沮以存亡難
定者子誠泣然曰苟相遇生則共返歿則負骨歸苟不
相遇寧老死道路間不生還矣衆揮涕而送之子誠出

關後念父避罪亡命必潛踪於僻地凡深山窮谷險阻
幽隱之處無不物色久而資斧旣竭行乞以餬口凡二
十載終無悔心一日於馬家城山中遇老父哀其窮餓
呼與語詢得其故爲之感泣引至家欸以酒食俄有梓
人携具入計其年與父相等子誠心動諦審其貌與母
所說畧相似因牽裾泣涕具述其父山亡年月且縷述
家世及戚黨冀其或是是人且駭且悲似欲相認而自
疑在家未有子子誠具陳始末乃噉然相持哭蓋文仲
輾轉逃避乃至是地已閱四十餘年又變姓名爲王友
義故尋訪無迹至是始偶相遇也老父感其孝爲謀歸

計而文仲流落久多逋負滯不能行子誠乃踴躍奔還
質田宅貸親黨得百金再往竟奉以歸歸七年以壽終
子誠得父之後始娶妻今有四子皆勤儉能治生昔文
安王原尋親萬里之外子孫至今爲望族子誠事與相
似天殆將昌其家乎子誠佃種余田所居距余別業僅
二里余重其爲人因就問其詳而書其大畧如右俾學
士大夫知隴畝間有是人也時癸丑重陽後二日案子
誠求父多年無心忽遇與朱朱壽昌尋母事同皆若有
神助非人力所能爲然精誠之至故哀感幽明雖謂之
人力亦可也

實錄體例每歲終有一產三男者必紀於民數歲數之後吉祥瑞雲按試高涼唱名時諸生有遇紅呈桂案前者顏頤恒泥評取視則其妻三產三男求命名也余曰名以福祿壽可矣朝廷例有賞賚必查報地方官平

引據古義宜徵經典其餘雜說參酌而已不能一一執爲定論也漢書五行志以一產三男列於人疴其說以爲母氣盛也故謂之咎徵然成周八士四乳而生聖人不以爲妖異抑又何歟夫天地氤氲萬物化醇非地之自能生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非女之自能生也使三男不夫而孕謂之人疴可矣旣爲有父之子則父氣亦盛可知何獨以爲陰盛陽衰乎循是以推則嘉禾專車異畝同穎見於書序者亦將謂地氣大盛乎大抵洪範五行說多穿鑿而此條之難通爲尤甚不得以源山伏勝遂以傳爲經

後郡縣志中詳
余占替撫會題
竟得仰邀
恩賞焉

國家典制凡一產三男皆予賞賚一掃曲學之陋說真
千古定議矣余修續文獻通考於祥異考中變馬氏之
例削去此門遵功令也癸丑七月草此書成適儀曹以
題賞一產三男本稿請署偶與論此因附記於書末
河間先生典校秘書廿餘年學問文章名滿天下而
天性孤峭不甚喜交游退食之餘焚香掃地杜門著
述而已年近七十不復以詞賦經心惟時時追錄舊
聞以消閒送老初作灤陽消夏錄又作如是我聞又
作槐西雜志皆已爲坊賈刊行今歲夏秋之間又筆
記四卷取莊子語題曰姑妄聽之以前三書甫經脫

稿卽爲鈔胥私寫去脫文誤字往往而有故此書特付時彥校之時彥嘗謂先生諸書雖托諸小說而義存勸戒無一非典型之言此天下之所知也至于辨析名理妙極精微引據古義具有根柢則學問見焉敘述剪裁貫穿映帶如雲容水態迥出天機則文章亦見焉讀者或未必盡知也第曰先生出其餘技以筆墨游戲耳然則視先生之書去小說幾何哉夫著書必取鎔經義而後宗旨正必參酌史裁而後條理明必博涉諸子百家而後變化盡譬大匠之造宮室千楹廣廈與數椽小築其結構一也故不明著書之

理者雖詁經評史不雜則陋明著書之理者雖律官
脞記亦具有體例先生嘗曰聊齋志異盛行一時然
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虞初以下千寶以上古
書多佚矣其可見完帙者劉敬叔異苑陶潛續搜神
記小說類也飛燕外傳會真記傳記類也太平廣記
事以類聚故可並收今一書而兼二體所未解也小
說旣述見聞卽屬敘事不比戲場關目隨意裝點伶
元之傳得諸樊姬故猥瑣具詳元稹之記出于自述
故約畧梗槩楊升庵僞撰祕辛尚知此意升庵多見
古書故也今燕昵之詞嫖狎之態細微曲折摹繪如

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而聞
見之又所未解也留仙之才余誠莫逮其萬一惟此
二事則夏蟲不免疑冰劉舍人云滔滔前世旣洗子
聞渺渺來修諒塵彼觀心知其意儻有人乎因先生
之言以讀先生之書如疊矩重規毫釐不失灼然與
才子之筆分路而揚鑣自喜區區私議尚得窺先生
涯涘也因附記于末以告世之讀先生書者乾隆癸
丑十一月門人盛時彥謹跋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